

尼哥拉主义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Nicolaitanism

— 神职人员的兴起和壮大

—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lergy**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启示录 **2:6**

格兰特 (**F. W. Grant**)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义

Nicolaitanism

或者说，

— 神职人员的兴起和壮大

—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lergy**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启示录 2:6, 15）

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录当中，紧接在那写给示每拿教会之后的，是写给别迦摩教会的一封信。在这个历史阶段，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又一次的对真理的偏差（哎呀呀！），并且这个情况很容易得到历史的印证。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脱离了外邦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迫害，并且有许许多多的像安提帕这样的信徒，用他们的信心和忠心，在逼迫当中见证了自己所信的道，于是教会就终于得以被当时的世界所认可和建立起来了。这篇写给别迦摩教会的书信的特点是，当中提到，教会乃是处在“有撒旦座位之处”。这里的“座位”应该被翻译成“宝座”。那么，撒旦的宝座是设立在其中的呢？不是在地狱里面的，那里只不过是他的监狱罢了，撒旦并不会在地狱当中施行什么统治的，他的宝座乃是在古往今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撒旦被圣经明明白白的称呼为“这个世界的王”。故此，居住在撒旦设立有宝座的地方，就是指：在世界里面安身（不如说是苟且偷生），接受撒旦的统治，换言之，也就是，得着撒旦的庇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会的被建立、被认可（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那是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尽管，教会与世界之间的混合掺杂之现象，在以往的历史当中已经多多少少在无可避免的发生着，但是只有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时候，教会才跨步进入和登上了那些古已有之的，外邦人用来崇拜偶像的位子。虽然说，人们在普遍意义上都称呼这个历史

事件为教会的伟大胜利，而事实上呢，却是教会从此拥有了许多的从世界里面来的东西，并且是与世界牢牢的结合在了一起，是以前从来不曾有过的。于是，教会在世界当中占据了相当有份量的地位（译者注：比如政教合一，有权柄设立君王，等等），并且，世界的那些原则和做事方式也就明目张胆的渗透到了教会的方方面面。

“别迦摩”这个名字就恰好把这个真相表明出来了。这个字的意思（在不带有前后缀的情况下，这个现象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指“婚姻”，而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的结婚，也就是在基督自己要来迎娶她之前就结了婚，乃是显然的对新郎的不忠贞，因为教会已经是许配给基督了的。正是这个在“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婚姻，乃是那封写给别迦摩教会的书信所诉说的主题——也就是一段早就在偷偷摸摸进行着的约会，终于结出可耻的果子来了。

其实，在此之先，就已经有迹象显露出来了。在启示录当中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的第一封里面，就提到过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很显然的，这个现象还是比较轻微的，还没有形成气候。在那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主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启示录 2:6）。后来呢，在别迦摩教会那里，就不只是少数的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而已了，乃是已经冠冕堂皇的发展成为正式的“教义”了。而教会的反应是什么呢，似乎是不但没有谴责这个教义，反而是拥抱了这个教义。在先前以弗所人的时候，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但是，在别迦摩的时代，他们已经“拥有”数量不少的坚持这个教义的人群，并且其余的人们居然也是没有斥责这些人。

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解释和理解这个事情呢？到底这里所谓的尼哥拉一党人是怎样的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真的没有太多的线索和史料可以作参考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线索就可能隐含在“尼哥拉一党人”的这个希腊字的用语里面。在以往的岁月当中，已经有许多的解经家们，努力地想要告诉人们，有可能当初曾经有一个由尼哥拉一党人所组成的社团存在过，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和独到的观点，但是这种说法一直没有得着证实，也就越来越多的遭到人们的怀疑。于是，这个看法主要的就只是存在于那些作者们自己的脑袋里面了。

很难想象，启示录当中的这些很有特征的书信里面，居然反复提到和再次强调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这就表明，他们绝对不会只是一些无名小辈，不会只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社团而已，甚至于我们对他们是否存在过，以及是怎样的状态知之甚少，并且都还必

须借助于虚构和假定他们之存在，才能够来帮助我们解读这几节圣经。要知道，主耶稣乃是很严肃的，旗帜鲜明的否定了这些人的：“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可见，在主的眼中，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所宣扬的教义，一定是事关重大的，并且必然也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占据了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尽管呢，我们今天对此事的了解相当贫乏。另外，我们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记住，圣经从来都不会把我们这些解经者们差派到教会历史当中，或者是别的历史当中，为要舍本逐末的，从圣经之外来寻求对于某段圣经经文的解释，这绝对不是圣经的做法。神的话语就是他自己的解经者，我们没有必要去到别的地方来寻找解经的途径；否则的话，我们就必须和只能够依赖那些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们，来替那些没有这些学问和修养的人们，去挖掘和寻求圣经的解释方式。进一步说，必须而且只能够借助于这些权威们，大家才知道如何来应用圣经了。上帝没有让他的子民们受到这样的辖制。况且，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会使用某些名词和术语，乃是包含着特殊的意思在里面的，尤其是在那些具有象征手法的经文段落当中，正如我们所查考的经节所处的段落，就是使用了象征性手法来叙述的。在这里，我不需要提醒你吧，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并且，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有同样的现象，虽然人们往往不怎么留意就是了，不过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

这样一来的话，假如我们只有“尼哥拉一党的人（Nicolaitanes）”这一个名字本身，想要借之来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居然发现是真的足够的了。这个单词本身里面所隐藏的，的确有些让人惊喜和充满了指导性的信息。当然喽，对于最初收到和阅读启示录的读者们，也就是那些说希腊文的人们，这个单词的意思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绝对不需要人们去挖空心思的妄加猜测的。这就好比《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仁约翰所运用的那些陈旧的比喻那样，当初的读者们都是很熟悉的，而我们今天的人们读起来就有些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尼哥拉一党人（Nicolaitan）”这个单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按照说文解字的做法，当我们研究这个单词的结构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意思其实是“压制群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的最后的那个部分（“*Laos*”）的意思乃是指“群众，人们”，也就是从这同一个字根当中，衍生出来我们通常所说的“平信徒（*Laity*）”这个词语。于是，那些尼哥拉一党的人，也就是指那些“压制和贬低平信徒”的人们——亦即把大众的基督徒压制下去，并且运用某些不甚合理的权力来管辖他们。

还有一个线索，是可以来佐证上面的这个观点的。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给别迦摩教会的书信当中，与尼哥拉一党的人同时间出现的，还有那些跟从巴兰的教训的人们。对于巴兰这个名字，以及它所代表的含义跟尼哥拉主义的相似的地方，已经早就被许多细心的读经者所观察到了。“巴兰”是一个希伯来语言里面的词，而“尼哥拉”则是希腊文里面的词；而这个“巴兰”的意思乃是，“群众的破坏者”，而且根据旧约历史的记载，他还是个相当厉害的破坏者呢；于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查考“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同时遇见了这个“巴兰的教训”（译者注：doctrine，教训，也作“教义”）。

根据圣经留给我们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巴兰“教唆”给摩押王巴勒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巴兰的教训乃是，“在以色列的子民面前摆放绊脚石，使他们吃那些拜祭偶像的食物，并且使他们行奸淫”。为着达成这个目的，他引诱以色列民跟其他的外邦民族混杂狂欢。要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的拣选出来，与所有的外邦国家迥然不同，分别为圣的。而当这样的一个必要的分别被破坏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遭受极大亏损的时候，并且亏损的程度也是跟那个遭破坏的程度相应的。类似的，我们看到，教会乃是从世界当中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所分别为圣的，于是旧约当中的那个神圣的预表，很容易就能够被验证在教会的例子当中。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乃是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他们有响亮的名字，并且是跟以上所说的遭受巴兰陷害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极其相似，这就使得“尼哥拉一党的人”，所代表的意思更加明朗起来了。如果主允许的话，我会找另外的时间来更多的专门地叙述这方面的道理。在这里，让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个“哥拉主义”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吧。

看起来，首先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教会里面的某些人，因着拥有这方面的特征，他们（我乃是在翻译他们这个称呼的希腊字的意思而已）就开始高抬自己，把自己摆放在神的众多子民之上。他们的“行为”彰显出了他们的本质。不过，在起初的时候这些还只是个别的现象，还没有成为一个潮流和“教义”；但是，很快的，到了别迦摩教会的时代，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义就全然出现了。他们那些人的某些权柄和地位，就正式的被承认和建立起来了。这个教义，也就是关于这方面道理的教训，至少是被当时少部分的人所接受了，而其余整个的教会的大众们，哎呀呀，那些得救了的信徒的整体，对此居然也就不加分辨地默认了。

那么，到底在那个起初的“行为”和后来的“教义”之间的时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根据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所读到的经文，乃是有一组人起来了，主耶稣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真的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启示录 2:9）。原来，仇敌魔鬼的意图是要来使得教会犹太化，律法化。哎呀呀，他居然阴谋得逞了！

启示录第二章那里，上文的圣经提到的犹太教（犹太主义）的特点，我们刚刚思考过。那只是一个假释性质的系统，一个训蒙的师傅，相当于属灵成长的小学校而已。犹太教里面的各样的律法，乃是被用来试验一下，看看人类是否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产生出神所要求的“义”来。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测试的结果，就是正如上帝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上帝才必须要来释放和赐下他的浩大恩典。只要上帝仍然把人们放在那个先前的测试系统之下，他就不能够把人真正带到他自己的同在当中，也就不能够使得罪人得以称义。上帝，必然的，只要这个犹太教的测试系统依然存留，必须把罪人拒之门外；因为根据那个系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见到上帝的面而得以存活的。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的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在基督的赦免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被欢迎进来的。摆在信徒们面前的，乃是一扇敞开的门，是一个随时的帮助，乃是借助于基督的宝血而成就了的。无论该信徒曾经是何等的大罪人，在基督里，就都有资格来亲近上帝，并且在神的手那里他一开始就会找到的，自己已经被称为义的记录，尽管该信徒可能在实际上仍然不够敬虔。

在基督里看见到上帝，信徒不但不会死去，相反的，他乃是要活过来了。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后果呢？那些按照这个方式来到神面前的人们，也就是那些借助于基督之讲述和平的宝血，而找到了通向上帝的永生之路的人们，进到了上帝的同在当中，在基督里认识了上帝，并且在上帝的面前得以称义了，于是就能够得着一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乃是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乃是属乎神的了。并且也就成为了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身体，就是教会，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乃是与世界分别为圣的。正如圣经所教导的那样。

而那个所谓的犹太主义，在另一方面，则是把许多的东西都混淆在一起了。按照犹太主义的说法，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拥有这么高的地位：没有人有资格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父亲”，真的；故此，在犹太主义者看来，就不能够把任何人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有资格亲近神了。毫无疑问的，当初上帝就是把他自己的选民从世界当中

呼召出来，并且分别为圣归入自己的名下的。但是后来呢，犹太主义又被再次建立起来了，而且是在上帝把它给废除之后。我们不必来为之辩护，说什么当初在旧约当中，上帝自己设立了律法，只不过被犹太人误用了，等等。事实上，犹太主义的在教会里面抬头，很显然的，就是仇敌魔鬼的阴谋得逞之故，也就是他针对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教会所采取的破坏工作得以成功了。上帝给这些犹太主义者（Judaizers）的称呼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明白了，当教会的真实本质不被人们所认识的时候，当教会的会友乃是指那些仅仅是经过了水的洗礼之仪式，却是没有领受圣灵的人们的时候，或者，当人们把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完全划等号的时候，（这个观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作为教义了），自然而然的，犹太人的会堂就被重新设立起来了。于是乎，要认定一位基督徒乃是跟上帝和好了，得蒙拯救了，就变得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了。这些基督徒们，只能说希望自己能够得着救恩，并且，各样的圣礼和教规成为了获取上帝恩典的必要途径。而那个救恩本身呢，则变得遥不可及，成了普通的信徒相当难以把握的事物。

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以上所论述的内容到底会如何的帮助我们明白尼哥拉一党人的本质和他们的教训。很显然的事情是，当教会陷入到犹太人的会堂的那个光景当中去的时候，信主的人们就变得跟古时候的犹太百姓有些相似了。那么，古时候的那些犹太百姓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正如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提到了的，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是根本不能够来亲近上帝的。就算是那位大祭司（他乃是基督的预表），也只能够每年一次地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也就是在每年的赎罪日当天，并且，他还必须带着烧着的香，以使用香所产生的烟雾来遮盖施恩座，这样他才不至于因见了神的荣耀而死亡。然后呢，那些为数众多的普通祭司们，就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最多能够进入到外面的圣所而已；而广大的以色列民众，就连圣所都别想靠近了。而之所以会幕要如此精确的设计，正是为了表明那时候的这个属灵状况的。而之所以是这么一个结果，这当中的失败，乃是完全在于以色列人这一方面的；因为，上帝原初给他们所提供的，也就是上帝的真实的心意乃是，正如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面所记载的：“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 19:5-6）。

可见，原初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乃是，如果他们满足了某些条件，那些以色列人都可以有平等的机会来就近上帝，也就是说，他们都应该成为上帝的祭司。但是，这个事情没有能够实现，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约；于是后来就有一个特殊的团体被设立下来，担负起了祭司的职责，而其余的百姓就被摆放在远处的背景当中，他们只能借助于利未人这一层中介，才能够来亲近上帝了。

因此，在犹太教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与众人有别的、充当中间人的祭司之阶层。并且，因着同样的缘故，在犹太教当中，也就从来都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今天教会所做的向外宣教的工作，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犹太教的信徒并没有主动地走向世界来宣扬上帝的爱和赦免，他们的教规和传统当中也没有这样的吩咐和命令，他们根本就没有向世人去传播他们的律法。退一步来说，他们就是要去给人们传福音，又能够向人们说什么呢？难道是对人们说，上帝乃是隐藏在又黑又厚的云层当中？没有人能够见到上帝的面而存活？很显然的，在他们那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好消息”。犹太教是没有真正的福音的。犹太教当中传教士的缺失，以及他们当中那个中间阶层的祭司制度之存在，乃是告诉人们一个非常可悲的故事，而且这两方面乃是彼此密切相关和呼应的。

这就是犹太主义的光景；那么，基督教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情况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基督的受死，使得圣殿当中的幔子裂为两半，于是就除去了拦阻，开通了信徒来到上帝面前的途径。紧接着，一个真正的福音产生了，而那个一次相应的新的命令乃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上帝乃是要让自己给所有的世人所认识，并且不再把救恩局限在犹太人里面，“难道他只是犹太人的神吗？”人们还能够把上帝限制在某一个国家的疆域里面吗？绝对不能！这个新酒的发酵过程，必然要冲破以往所有的陈旧的皮囊的。

于是乎，那个在当中作为中保的祭司制度在原则上就被废除了；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所有的基督徒的百姓都可以成为上帝的祭司了。当初那个有条件的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今日已经在基督教界成为实现了的事实了（译者注：因为救恩乃是神所赐的白白的礼物，恩典之约是无条件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就已经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并且，在上帝无穷的智慧当中，那个被后人尊崇为教会“圣礼”之始祖的使徒彼得，亲自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否认了圣礼主义（ritualism）。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对那些愿意听从他的读者们，宣告了两件事情，是可以把圣礼主义连根拔

起，并且连枝带叶彻底推翻的。首先，彼得指出，我们之所以获得“重生”，不是借着洗礼，乃是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著神活泼常存的道”（彼得前书 1:23）；并且，“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其次，彼得没有提到一个专门由祭司所组成的阶层，相反的，他乃是对所有的基督徒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著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 2:5）。我们给上帝所献上的祭物，乃是属灵的，借着赞美和感恩，还包括我们的生命和身体（希伯来书 13:15-16; 罗马书 12:1）；而这个正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做的祭司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拥有了其适当的特质：作为能够亲近上帝的人们，以感恩的心献上我们的服侍。

在犹太主义里面，让我再次重复一下，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得以靠近神的。而那些普通的百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平信徒（英文当中的 Laity 这个词，乃是从希腊文里面直接演化出来的）——更是比祭司们还要不幸。那个祭司系统，那个划分圣品人员（神职人员）的制度，无论在什么地方被发现，都是意味着同样的事实。那就是，普通的信徒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大多数，乃是根本不能够靠近上帝的。亦即，意味着人们必须离开上帝好远的距离，就好像上帝乃是处在莫大的黑暗里面，是人绝对不能接近的，或者说，信徒们都被上帝彻底的关在门外了。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查看一下，到底“圣职人员（Clergy）”这个名词术语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名词，在我们今天，就像在以往的许多年代当中那样，已经是被特别的用来标明一群人的身份，他们是跟“平信徒”截然不同的，乃是将自己专门奉献给神圣的事业（圣工）的，并且因此而具有了某些与他们的身份相联系的特权，是普通的平信徒所没有的。毫无疑问的，这个做法和这些特权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违抗。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乃是上帝所已经赐下的亮光，于是，至少在新教（基督教）当中，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逐渐被高举起来，进而挑战那些陈腐的和不合理的传统和积习，并且对传统做法展开一些必要的改变或者修正。第二，则主要的就是世人的潮流使然，因为当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倾向于民主化，使得任何的特权阶级都被人们怀疑、声讨和打破。

但是，到底这个阶层的人是怎样的状况呢？很显然的，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跟平信徒区分开来，并且拥有了某些超出平信徒的特权，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和公开的尼哥拉主义者。圣经并没有对他们的这种做法表示任何的支持或者好评。因为，这样的

结果就是，平信徒就必须接受他们的管辖了，而这个就恰恰是“尼哥拉一党人”该名词的含义。圣经到底有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呢？很清楚的是没有嘛。这样的概念，根据新约圣经的启示，乃是后来的时代当中被人们所制造出来的，尽管，我们也是必须承认，这也不是什么新兴的产物，其实乃是从那个古老的犹太主义当中被引进来的。正如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犹太主义，竟然很快的就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了。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中所牵涉的那些重要的原则，要明白主耶稣对于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之做法是如何评价的。主实在是已经很明确的给我们留下了他对此事的态度，“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我们如果要保持跟主的美好交通的话，就必须恨恶上帝所恨恶的事物。

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恨恶任何的人（上帝阻止我！）：我乃是针对某些做法，针对某些事。今天我们这些信徒的不幸和遗憾乃是源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乃是在一个长长的序列的末端，在一个背离圣经真理好久了的历史进程的尾部，结果呢，我们成长的背景，就一直就是处在许许多多的已经成为风气和习惯的氛围里面，而且都是借着“长老们的传统”而延续下来的。并且，跟这些传统和做法相联系的，乃是许多的值得我们敬仰和爱戴的属灵前辈们的大名。正是因着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的威望和声誉，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许多做法，却是从来都不曾借着“神同在”之下的亮光，来仔细省察这些做法和传统是否真正的符合圣经。而事情的真相是，有许许多多的被我们欣然接受和尊重的上帝的仆人和使女们，那些上帝忠实的见证人们，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立场，往往仍然是有错误和偏差的。正是这些错误的立场和观点当中的某个部分，乃是本文所想要来论述和揭示的。

我所说的乃是针对一件事情，正如主耶稣所说的那样，“这件事也是我所恨恶的。”主耶稣并没有说，“这些人也是我所恨恶的。”当然啦，在启示录当中所提到的别迦摩教会的那个时代，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邪恶做法不是传承下来的，而是就在当代被人们所发明和推广的，不像我们今天乃是继承了先人的传统。所以，那些最初宣扬和传播这种做法的人们，自然是需要负起更大的责任了，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发明负责，尽管很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是被自己所蒙蔽了的。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甚至任何的其它事物上面，我们必须毫不犹豫的，勇敢的与主耶稣站在一起。如果我们害羞或者不敢采取正确的立场，我们就不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了。而主耶稣对于尼哥拉主义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这件事也是我所恨恶的。”

为什么主耶稣会如此的恨恶这件事呢？因为，尼哥拉主义所宣扬的，就是要创立一个属灵的卡斯特系统，或者说阶级差别，等级制度。使得某一群人拥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头衔，从而得以在属灵的事务上面占据领导者的地位。并且，只有他们才具备资格来亲近上帝。而事实上，他们的这种特权，并非因着他们拥有属灵的能力而被人们所承认的（译者注：这种情况似乎还比较可以让人接受），乃是因为他们拥有各样的头衔和职称而被赐予的（译者注：这显然就是世界的做事方法，是腐败的来源）。事实上，在其本质上面，就是当初的那个犹太教的做法的死灰复燃，尽管在名字上面和具体的形式上面是有了一些的改变。犹太教里面的那个充当中间人的祭司阶层，正是其本质特征所在，这也正是基督教所特别要来废除和抵制的。这个，就是“圣品人员”，或者说“神职人员”的定义了。而跟这些人相对而言的，就是那些广大的平信徒们。这些平信徒，被认为是更加世俗的群体，因此被认为是没有资格来亲近上帝的，于是就或多或少的被排斥到边缘的地方，而这样所造成的人为的区分状况，恰恰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已经拆除了的。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首先是被犹太化了，接下来，那些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才得以逐渐的成长壮大，进而演变成为正式的“教义”了。他们知道，就连主耶稣自己，也是吩咐犹太的百姓要去听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因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乃是坐在摩西的位子上面的。于是，把这样的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正如有些人已经这么做了，就当然需要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安放摩西的位子了。然而，这么一来，那些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们，就变得愈加退化了，他们不再以使徒彼得所宣称的祭司身份而自居，而是把自己当成是“普通的会友，外行的基督徒”了。你看，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义，不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吗？

请读者们一定要明白我的意思，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诋毁整个的基督教的服侍工作，那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职能。愿神鉴察！因为，服侍在其广义的范围上面来说，正是基督教的主要任务和特征，对于这一点我在前文当中事实上已经有所提及。并且，尽管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上帝的仆人，我也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的确有某些人是被神特别呼召出来专门做话语方面的服侍的。因为上帝确实是给了某些人特别的恩赐和呼召，乃是为要来教导和建立众人的。当我们认真的查考神的话语，就会无可否认的知道，有一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的确是拥有特别的位份，作为传福音的人，牧师，和教师的。圣经对于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甚至超过我们目前在

教会当中所看到的现象。圣经又同时指示我们说，每一个真正的牧师都是上帝在基督里所赐予的，是上帝所特别兴起和看顾的，使他们来牧羊上帝的羊群。并且这个牧师的职位乃是单单从神而得的，因而也是单单要对神负责的，因为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可惜的是，我在身边所看到的教会体系，却是相当的可悲。牧师们已经是从这样一个高贵的身份上面被玷污和羞辱了，他们不再是像蒙神祝福的牧羊人，倒是成为了众人的产物和奴隶。尽管他们被赋予一份工作，似乎是能够站在众人之上来发号施令的，然而那只能够满足他的属肉体的虚荣心而已，他的属灵人已经是被捆绑了，乃是被重重的世俗的锁链所拘禁了。他的职位，乃是被会众所赋予的，自然会众也随时有权力予以剥夺。于是乎，这位牧师的良知就被蒙蔽和约束了，他只会讨好众人，却不能够真正在上帝的面前，持守清洁的良心了。

让我稍微的来叙述一下，圣经当中对于“服侍”的教义是怎么说的。其实这个教义是相当的简单。上帝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员就是基督的肢体。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别的会员制度，只有这一个，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上面的归属制度，所有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互为肢体的。而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而不是许多个；那就是说，教会只有一个，而不是许多个。

当然啦，这个身体上面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件，都有各自不同的位置。因为各个肢体都是不同的，都具有不同的功用：比如有作为眼睛的，有作为耳朵的，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肢体都是必需的，并且都是各自发挥其功能，都是参与服侍的，都是按照某种方式，彼此协调，互相服侍，且是共同服侍。

每一个肢体都是有自己发挥功用的场所，并且不只是局限在当地而已，也不只是为着某些其他肢体的好处，乃是为着整个的身体的利益而服侍的。

每一个肢体都有自己的恩赐，并且各自有别，就像使徒保罗所教导的。“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著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等等。（罗马书 12:4-6）

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使徒保罗对于这些属灵的恩赐，在总体上有一些的论述；并且，他用一个特别的称呼来形容这些恩赐，称他们为“圣灵的彰显（圣灵显在每个人身上）。”这些当然是圣灵的恩赐和礼物；但是更进一步来看，它们乃是“这位圣灵的彰显”。它们在各自的地方彰显出来，而就是在那些地方（对此我无需做更多的强调

了吧) 人们乃是有属灵的洞察力的, 在那些地方, 每一个灵魂都是可以直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的。

比方说, 假如你要去传福音, 那么, 你这个福音是从哪里获得权柄和能力的呢? 是不是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许可和批准而来的呢? 是否要借助于任何的从人而来的推荐信和证书呢? 还是, 福音本身就具有自己内在的大能呢?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大胆的说, 任何的人为的做法, 想要来确认和建立传福音者的地位, 正如人们通常所企图和尝试的那样, 都不会增加神的话语之权柄, 反而是削弱了上帝的道的能力。事实上, 上帝的话语必须是如此被接受的: “那领受他见证的, 就印上印, 证明神是真的。” (约翰福音 3:33)。神的话语之所以有这种能力, 可以满足人们心灵和良知的一切的需要, 乃是基于该话语就是“上帝的好消息”这个事实之上的, 因为, 上帝完全知道人们的需要和渴求, 并且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答案。那些感受到上帝话语力量的人们, 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话语是从谁而来的。也就是说, 上帝的圣灵能够在世人的灵魂里面工作和见证自己, 并不需要任何的从人而来的见证和推荐、补充。

就连主耶稣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都是引证他所诉说的那些真理: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约翰福音 8:46)。当主耶稣站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的时候, 或者在其它的地方, 他在人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儿子, 没有读过什么书, 也没有任何的文凭和工作的履历表, 也没有师出名门, 等等。那些世人用来评论某个人的功过和身份地位的凭证, 都不能够适用在耶稣的身上, 也就都在无形当中逼迫着他。而主耶稣的态度呢? 他乃是明明的宣告说, “其实, 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 (约翰福音 5:34)。他不需要从人那里得着权柄和认证。上帝的话语本身就能够替上帝说话。“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约翰福音 7:16)。你看, 这些教训和言论是如何证明自己的权威的呢? 乃是借助于它们本身就是真理这个事实。“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约翰福音 8:46)。就是这些真理, 对于那些有真心和诚意的人们来说, 是能够达到他们的耳朵和内心里面的。“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著自己说的” (约翰福音 7:17)。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乃是说, “我所说的乃是真理, 我把这些真理从上帝那里带来给你们; 如果这些是真理, 并且如果你们是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的, 你们就会认识和接受这些真理的。”上帝是不会让他的子民停留在无知和黑暗当中的, 只要他们真想成为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否则的话, 难道上帝会让那些真诚的子民们毫无辨别能力, 被各

样的诱惑人的异端邪说所欺骗——尽管各种各样的谬论乃是相当的流行呢？。上帝完全是有能力，使得那些真心寻求自己的人们，能够准确的聆听到神的声音。正如主耶稣对那位审判他的罗马巡抚比拉多所说的，“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福音 18:37）。以及，主耶稣先前对门徒们说过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著我；”还有，“羊不跟著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约翰福音 10:27,5）。

这就是真理的特质。于是，假如我们试图给真理提供任何的人为的认证，以为是在帮助那些真心寻求神的人们，那么，我们就是在侮辱这个真理了，好像它自己不能够为自己作见证。同时，我们也是在轻慢了上帝，好像他缺少什么，必须由人来补充，或者说，上帝自己所提供的事物还不够完全。

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所说的乃是，“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哥林多后书 4:2）。并且，主耶稣在面对世界对他的排斥和诋毁的时候，他的态度乃是，“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约翰福音 3:19）。可见，真理从来都不缺乏见证的。光来了，世人却没有用自己的辨别力来认识这个光，反而是退缩了，从而最终也就被定罪了，因为他们试图躲避这个光。

尽管如此，在属灵的恩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彰显”，并且“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 12:7）。当一位信徒获得了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该事实本身，就促使他和激励他要来发挥和使用这个恩赐，并且要对神负责，也就是对那位赐给他属灵恩赐的上帝负责，因为神的赐予不是徒然的，也不期望是无功而返的。就是在这个恩赐的里面，就带着服侍的力量，也可以说还有头衔。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用各自的恩赐和能力彼此服侍，彼此帮助。而当我们能够使得某些灵魂得着帮助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毫无必要来质询我们，问我们是否曾经获得某人的许可和差派来做这样的服侍。

这，就是关乎“服侍”的简单的特征——因着爱而服侍，按照上帝所赐下的能力，来彼此服侍和互相帮补，也是要继续的服侍众人，而不是要去排挤、冲撞和否定任何人的服侍机会。当我们把每一位信徒的恩赐都发挥出来，都能够投入到一个共同的聚宝盆当中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会变得更加的富有了。我们服侍所需要的见证和许可证，就只要是上帝的祝福，以及圣灵的彰显（亦即恩赐），这就足够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话语方面的教师，更不用说是公开的站讲台的教师了，但是，同样的原则是适用

的。“教导神的话语”只是恩赐和能力的一种，而信徒的恩赐和能力有许多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只要大家按照各自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在各自的岗位和领域里面发挥功用，就是非常美好的，就是教会复兴的根基所在。

这么说来，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的啦？要是这样，那些被按立和膏抹的特殊阶层就不需要存在了吗？这其实是另外的一个课题了。毫无疑问的，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特殊的阶层，是教会当中被选拔出来的，或者是常常被任命和指派的，甚至说（假如你喜欢用这个词）是被“按立（ordain）”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执事”这个职分，这些人负责管理钱财，为要帮助穷人，以及用作其它的用途。他们首先是被众圣徒所推选出来的，是被人们所信任的人，以便来代表大众行使某些的职能，然后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经由使徒们的权柄来任命他们。“长老们”则是另外的一个阶层，这个术语本身就给人暗示说，这些人是比较年长的，是德高望重的，他们在各自的地方聚会当中被任命为“监督（bishops, overseers）”，或者“主教”，乃是要来引领和代表他们所在地的会众的。在新约圣经里面，“长老”和“监督”乃是指同样的一个职分。这个事实，可以从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的临别赠言当中看出来，在那里，保罗勉励众长老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并且在提多书那里，长老和监督这两个名词彼此出现了互换，更表明他们指的是同样的人，“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使徒行传 20:28; 提多书 1:5,7）。

长老们的工作乃是要来“监督，带领”教会的各方面的事工，为此，他们要“善于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作为长老的资格和任务，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很容易就出现异端和偏差的时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言，教导就是只能够经由这些长老们来进行的了。另外，长老们必须“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这是作为教会监督者的非常必要的条件，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 3:1-7）。

无论每一位长老各自的恩赐是什么，他们都必须竭力发挥和使用出来，就像别的信徒那样，因此，使徒保罗又提醒我们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摩太前书 5:17）。只不过呢，就算没有得到加倍的敬奉，长老们也是应该义不容辞的来服侍和管理，并且是好好的管理，教会。

长老们被设立起来，其意义就是在这里了。并且，这里的问题不是“恩赐”，乃是牵涉到“权柄”。这个权柄，乃是使得长老们能够有头衔来察看和审阅各样的教会内部的事务，特别是事工当中那些比较困难和微妙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知道，信徒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很容易就出现对神的命令顺服得不愿意或者不足够的现象。然而，恩赐的发挥，则是另外的一件事情了，因为那是各人的自由，乃是要信徒自己对神负责的。

所以说，圣经里面对于“服侍”这方面的教义，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么多了。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和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来对照着圣经，审查一下那个由尼哥拉一党的人所创立的教义系统，也就是我所想要在本文当中点明和抨击的。根据这个系统，就会有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乃是正式的奉献出来和投入到属灵的各种事情上面的，而其余的信徒大众，也就是平信徒们，就相应的被从这些工作和职位当中被隔离出来和剥夺机会了。这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尼哥拉主义，也就是说，“压制众百姓”。

让我再说一次，免得读者误会了我的意思，的的确确的，是有一个话语方面的服侍，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也是要有有一些在这方面特别有恩赐和责任的人们，来被神所特别呼召，来从事这方面的服侍（只不过不能够把其他人排斥在外就是了）。但是呢，“祭司阶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将它辨别出来，因为它的特征是相当的明显的，足以使有心的人们发现和意识到它的存在及其影响。当然，我也是知道，在新教（基督教）当中，在原则上面，我们都是不承认牧师们拥有某种的特殊的“祭司”的权力，可以让他们凌驾在众信徒之上的。对于这个很明确的立场，我丝毫不表示怀疑，也不想质问人们在此事上面的诚实态度。新教的基督徒们其实心里都知道，他们的牧师并不具备某种特殊的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主的圣餐桌也并非旧约当中的祭坛，基督把自己一次献上而已经成全了的救恩，并不需要人们每天再来重复的献祭。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他们都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当我们拿起放大镜仔细查看和深入追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按理说本来毫无它立足之地的地方，那个祭司的系统已经被设立下来的，并且其特征已经是在许多的地方表露无疑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区分祭司制度和正常的服侍事工：正常的服侍（按照我们目前所探讨的范畴）乃是针对人而进行的；而祭司制度乃是针对神而言的。服侍者乃是把上帝的信息带给人们，也就是说，他替神对百姓们说话。而那些祭司们呢，则是取代了

百姓的位子，来替他们亲近神，他所说的乃是倒过来的，亦即，代替百姓来向神说话。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就不难来区分这两种的态度了。

我们知道，“赞美和感恩”乃是属灵的“祭”：他们乃是我们作为祭司身份给神所献上的服侍的一部分。而当我们把一个特殊的阶层设立起来，使他们经常的和正式的来代替其它的信徒大众，来替他们亲近神和赞美神，就等于把这个阶层的人放在中间人的位置，使他们充当旧约体系那样的祭司，来替那些离神很远的百姓献祭了。

主的晚餐（圣餐）乃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感恩之心的最明显的和很完美的一个表达方式，也是一个公开的群体性质的敬拜礼仪。然而，有哪一位新教的牧师，不把主持圣餐当成是自己的特权呢？相应的，又有哪一位“平信徒”对于主持圣餐这件事情敢于贸然前行，而不是临阵退缩呢？这位平信徒所害怕的，就是怕亵渎了圣工。你看，就是这个系统所产生出来的可怕的和邪恶的结局之一，使得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们因此而被特别的“边缘化和俗化”了。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各自的工作，他们就被认为不如那些专职的圣品人员那样属灵了。他们就因此被排斥在属灵职位之外，被认为是不够格的，比不上那些圣品人员，因为后者是专门从事这个行当的。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其影响还有更加深远之处呢。“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玛拉基书 2:7）。这样一来，那些平信徒们，既然被绑架而丢失了或说交出了他们的祭司身份，那么，他们又如何能够获得那些关于属灵事物的知识呢？因为这些知识已经被那些祭司们（圣品人员）所掌控和垄断了。假如平信徒放弃了自己追求神的这个权利，他们在属灵方面的退步和落后现象自然就是，而且肯定就是，接踵而来的事实了。而那些圣品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圣经的权威的解经者了。因为，那些世俗的民众，又如何能够知道得那么多呢？如何能够指望他们来读懂神的话语呢？因此，那些神职人员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成为了平信徒们的属灵的眼睛和耳朵了，甚至于要彻底的取代平信徒，成为整个的身体呢！

可悲的是，这样的状况居然是很多平信徒们所求之不得的。你可不要误会了我，以为出现这样一种“圣品人员跟平信徒相互区分”的状况，都是要归罪于那些自以为是的圣品人员，以为是他们篡夺了信徒大众的权柄。这当然是部分的原因所在，然而其实情况不仅仅如此而已。之所以这种不符合圣经的，糟糕的圣俗之分工现象愈演愈烈，并且发展迅速，遍及全球，还得归咎于平信徒们自己。否则的话，这个教义不会如此的到处

流行，几乎没有遇见什么阻力，皆因它非常适合许多人的口味，好像他们巴不得被人代劳和贬低一般。不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在基督教界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乃是以下这个预言的应验：“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耶利米书 5:31）。哎呀呀！百姓居然喜欢这样，以前有这种现象，今天居然是照样有这种状况。当属灵领域当中的退后和衰亡出现的时候，那些早就倾向于和献媚于世界的属肉体的心灵们，就开始欣然跳跃和迎合世俗的脚步了，就像当初的以扫那样，为了一碗小小的红豆汤，就很乐意的交换和出卖了自己的属灵范畴的长子名分。他们兴高采烈的，甚至是充满感激的，就把自己在属灵方面的追求和需要交换出去了，好让别人来代劳，让别人来担负这个任务和职责。可见，教会当中出现世俗化的现象，往往都是拿平信徒的外衣为掩护的；而与此同时，当整个的教会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的时候，（这件事情很快的就发生了，然后世界就乘虚而入，从那个疏松未设防的大门就堂而皇之的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了），想要把那些在基督教界里面蒙福的和美好的位置，再给每一位信徒争取回来，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是一个向下行进的螺旋阶梯，不但不能够纠正错误，反而是使得接下来的每一个脚步越来越轻省和迅速。最终导致的状况就是，正如我们在历史当中所看到的，在距离教会创立不到 300 年的时间里面，那个犹太主义的祭司制度，以及一个过分注重圣礼的宗教，就已经到处开花，被牢固的建立起来了。并且，情况比原来的犹太主义可能还要来得糟糕，基督教的宝贵的财富往往就成为了徒有虚名的东西，而且还轻易成为了仇敌和侵略者的掳物，而原初的那个只是影子的体系，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倒是成为了具体的实物了。

不过呢，我必须回过头来，特别的考察一下这个神职人员制度当中的其中一个特征。在前文当中，我已经指出了正常的服侍和那个糟糕的祭司制度互相混淆的情况。并且提到了在属灵事物上面，出现了官方的头衔的那种情况，比如说，“主持圣餐”的那个头衔，当然，我还可以附带加上“给人施洗”的头衔。对于以上这些做法，我们都是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支持的经文的。好了，在这里，让我再花点时间，来详细论述一下，有关“按立（ordination）”这个事情，以及人们添加在它上面的，所谓的按立之重要性。

我希望读者们能够对按立这个事情有更深入的认识。首先，我必须指出，只要我们通读新约圣经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对于按立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怎么提及，所以你如果要教导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围绕着按立来讲一篇道的话，都找不到相关的圣经

之经文。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乃是早期教会的信徒们到处奔走，自由的发挥各自的属灵恩赐，不管自己的恩赐是哪方面的；事实上，整个的教会都从耶路撒冷被逼迫而分散到各地，除了少数的使徒们仍然逗留在耶路撒冷，而信徒们所到之处，就开始传讲上帝的道（也就是说，做布道和宣教的工作）。我的猜测是，那时候他们所遭受的“逼迫”，该“逼迫”应该是没有给他们按立吧！具体来看，亚波罗并没有被按立，传福音的腓利，作为执事，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按立。事实上，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有按立这么一回事，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这方面的痕迹。提摩太领受了说预言的恩赐，乃是在保罗并诸位长老给他接手的时候获得的；但是这只是一个礼物（恩赐），而不是使用该恩赐的那个权柄或者授权。并且，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教导给那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但是，同样的，保罗丝毫没有提到要提摩太按立他的门徒们。关于长老的例子，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了。

还有一处圣经的记载，往往被某些人错误的用来支持按立这件事。其实引证那个例子来支持按立，是非常牵强附会的，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安提阿教会，保罗和巴拿巴被差派，乃是借着一些先知和教师们的接手而完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先知和教师在按立一位使徒，其实这恰恰是保罗所反对的，因为他的使徒职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得的。而且，在安提阿教会的例子那里，圣灵（并非是要借着按立之仪式来赐下任何的能力）乃是明明的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 13:2）。所以，这个典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乃是要差派他们去完成一个特殊的宣教旅行，后来他们也的确是圆满的完成任务了的。（参加，使徒行传 8 章，11 章，13 章，18 章；提摩太前书，等等。）

好了，到底这个“按立”是指什么事情呢？你或许会这样子猜测，它应该是指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吧，否则，为什么历来有那么多的人要为之竭力辩护和抗争呢。对于这个概念，无疑有两个阶段的发展。在其最极端的方面，比如在罗马天主教和那些圣礼主义者当中，他们给予了“按立”最大程度的推崇，认为借着按立，可以传达属灵的权柄，并且还有属灵的能力。他们那些自称是使徒（或者拥有使徒权柄）的人，认为借着他们的接手，可以给人赐下圣灵来，从而也就可以按立某些人来承担圣职，也就自然的帮助建立起那个糟糕的祭司制度。这样一来，上帝绝大多数的子民们，就被拒绝来承受祭司的位份（也就是说，推翻了圣经里面明明提到的，“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其实这个祭司的位份是上帝赐给每一位信徒的。于是，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被设

立起来，要来代替众多的信徒们的位置，充当人与神之间的中介，这其实是把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工作挤到了一边，甚至是否定了基督的成果。并且，这些圣品人员又把持了教会的权柄，并坚决宣称“只有教会”才是上帝诸多恩典的唯一管道。

那么，在基督教的新教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呢？你或许会天真的以为，应该是没有了吧。其实不然，在新教当中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新教当中的宗派和组织比较丰富多样，各地的情况参差不齐而已。在有的地方，人们已经对“按立”这样的词汇相当的陌生，不知其所云，而在另一些地方，还是有许多的人们，还在借助于这些词汇，来为自己的虚假和伪装，找到最有力的支持，为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私利。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那个阶段之发展情况。它乃是这样的：他们拒绝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说法，亦即以为借着按立的仪式，就会有恩赐的转达和传送，认为这是不符合基督之教导的，是人为的假设。在这一点上，这些人的这个认识是正确和合理的。然而，他们所接受和承认的是，借着按立，可以“肯定和确立”那些已经由上帝所赐下来的恩赐。并且，他们相信，这样的一个肯定乃是必须的，只有经过按立的人才适合来主持圣餐和给信徒施洗。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圣餐和洗礼的施行，并不需要有什么的特殊恩赐，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或者列出，施行者必须有什么样的资格和条件。

至于神的话语方面的服侍工作，本来是从神而来的恩赐，却是需要通过人的批准和“肯定”，而且，那些审查和批准的人们（译者注：比如说，按牧团的成员），则居然是来代替会众们行使权利，因为他们普遍的都认为，会众是不具备这方面的洞察力和辨别力的。无论这些人自己是否瞎了眼，他们乃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瞎子们的领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众们当然是瞎子嘛，否则为什么还需要别人来代替他们做眼睛呢？要知道，会众们自己的灵魂已经被排挤到一边，使得他们不能够对上帝直接来亲近和对上帝直接来负责任，他们乃是成了要对“某个阶层的人”负责任和服从那些所谓的祭司们！

通常，在按立的考核当中，一个人造的（人为的）标准被设立下来，要求那些寻求按立的候选人去执行和达成，于是这些候选人的良心必须接受人的考量，否则就不可能通过检验和得着按立。按立之后，假如这位被按立的信徒能够照着自己的恩赐来自由的服侍神，那还有点说得过去，然而，可惜的是，事实往往不尽理想，那些按立他的人会给他指出一条服侍的道路，那就有更多的“人的意思”参杂在里面了。

从原则上说，这样的举动是对上帝的不忠心；因为，如果上帝已经赐给我某些恩赐来侍奉神，而我却要到人的面前，或者由人所组成的社团面前来获得许可，才能够运用这些恩赐的话，这就显然是对上帝的不忠心。其实，那份恩赐本身就带着责任，要求人们来使用它，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了的。如果他们有人议论说，“但是，人们会犯错误啊，”我会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问题是，如果我真的错了，谁又应该来为此负责任呢？难道不应该是我自己吗！要不然，这个按立团的责任倒是更加大了，比那位接受按立者的责任要大出无数倍（相对于没有被按立和被差派的人而言）。因为，他们的错误，乃是在上帝面前借着他们所施行的按立之礼仪，被神圣化和不朽化了的。而那位接受按立者，本来只是站立在自己的功德和言行之基础上的，本来可以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真实的光景的，现在倒好，既然是被人的手把某些看不见的恩赐能力加添在他身上，就不得不要为这整个的系统来考虑和负责了。经过按立之后，无论这个人是否有错误，他都已经是属于这个特殊的祭司阶层了，他已经是一位被按立的牧师了。就算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服侍，那也是无碍于他的祭司身份的（译者注：这就是一些教会的官僚体系之弊端）。而且，既然是牧师（或者神父）了，就必须给这位神职人员提供教会（或者牧区），哪怕是比较不显眼的场所也罢。于是乎，那里的许多的灵魂，对神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灵魂，就都被交付他手，由这位接受过按立的牧师来牧养了。假如这位牧师没有能力来喂养会众，那就让那些自认倒霉的会众挨饿去吧。

请你不要指控我，说我是玩世不恭，在说风凉话，和挖苦人的话。即使真是如此的话，我所讽刺的乃是那个糟糕的系统，它把基督的身体用绷带困扎和缠裹，彻底地阻止了那原本是生机勃勃的血液在当中的自由流通，而这个血液，本来是应该毫无阻碍地渗透到这个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的。自然界的本性（Nature itself）也是可以替我们戳穿这当中的愚昧之处的——说什么从圣经当中的先例里面可以引申出来的，是经由使徒们和那些有使徒的能力的人，来“按立长老们”的！正如提摩太在各城设立长老那样。就算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就让那些给人行按立之礼的人们，首先证明自己是使徒，或者是有使徒之能力的吧。即便如此，圣经当中的那位在各城给人按立的“长老”其实自己并不老，因为提摩太只不过是一个尚未结婚的青少年，可能还不到二十岁，而且，照着他的恩赐，他乃是传福音的，乃是有牧师和教师的身份，乃是上帝的诸般恩赐的结合体。并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就是个使徒之类的，所以可以去设立长老。你看，就是仅仅这么一处圣经的典故，被他们牵强附会的用来支持他们的“按立”之做法。于是，根据

这个系统，就制造出诸多的服侍者（牧师或神父）来了，并且只有这些人才有资格来胜任这样的神圣工作。于是，那些为数五十或者多到五百的会众，就被交付在这些的服侍者手中，正式的成为“他的羊群（his flock）”了。并且任何的其他的人都无权来干涉了！你看，恬不知耻的，这班“尼哥拉主义者”的党徒就耀武扬威的登上历史的舞台了，而且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呢！

让我们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现象吧。假如那个被按立的牧师，真的是有恩赐的，他也不见得就是个面面俱到的全能者吧，不可能所有的恩赐他都具备吧。假设他是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许多的灵魂因着他而欢喜快乐的得救了；而他却不具有教导的恩赐，那么，他就不能够把这些新信主的人栽培起来。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位很有恩赐的圣经老师，有教导的恩赐，而却是被差派到某一个牧区，那里的信主的人数很少，大部分的人是尚未得救的。于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情形就是，那里被他感化和信主的人可能是很少（因为他没有传福音的恩赐），而这位牧师的存在，又拦阻了别的有布道恩赐的工人前往（根据这个系统的运作规则），尽管那个地方非常的需要布道的工作。感谢神！上帝总是满有怜悯和大能的，他总是可以找到办法，来打破这个系统的辖制，通过其它的途径来满足那地的需要，带领人们悔改得救的。但是，上帝这样的特殊供应，乃是需要特别策划的，往往弄不好，还会给当地的信徒带来混乱和纷争：新酒总是会撑破那些人为的陈旧的皮囊的。

对于以上所说的这些弊端，这个系统是要负完全的责任的。那种只允许某一个人或者少数的某些人在教会当中垄断了所有的服侍的做法，根本是得不到圣经的支持的。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按立之做法，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服侍工作都局限在一个特殊的阶层里面，并且是借助于人为的权威和认证，却不是按照上帝神圣的恩赐，相应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羊群，上帝的子民们，就被拒绝和否认了他们的权力和能力，不叫他们直接地聆听上帝那位好牧人的声音了。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就发生了，人们把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一位或者几位人的身上了，而不是集中在他所带来的神的话语上面了。人们通常关心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得着许可证，有没有被按立，是否有什么文凭，如此等等。至于他所说的是否符合圣经，是否是真理，倒是屈居其次的问题了。或者，换句话说，假如他是接受了按立的话，那么他的正统性就不需要被人怀疑了，就足够了。

使徒保罗，那位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成为使徒的，按照以上的系统，就是不能够被人们所接纳的。在他之前，已经有十二位使徒了，而保罗并没有去找他们，或

者从他们那里得着什么东西，比如说，请他们来按立自己。假如说真的有（像天主教所说的那样）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传承，那么保罗就已经是一个例外了。而保罗所做的，似乎就是他故意这么做的，好叫人知道，他的福音不是从人领受的（加拉太书 1-2 章），故此也是不需要建立在人为的权柄上面的。弟兄姐妹们，真的不是这样的！假如保罗自己传一个福音跟先前的那个正统的福音不同（因为并没有别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甚至于，有从天上来的天使（这样的权柄总不会有什么疑问吧，如果需要认证的话）传别的福音，保罗的决定都是非常明确的，“他就应当被咒诅。”

权威的认证，所以说，乃是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除非是直接从上帝的言语来的。这里唯一可靠的验证方法就是：是否符合圣经？“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马太福音 15:14）。假如你辩解说，“我当时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不过是相信了别人罢了”，这样的辩解并不能使你免遭掉进沟里的厄运，也不能把你从沟里拯救出来。

但是，话说回来，一个不是很属灵的平信徒，又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跟那个受过专门的训练，有学位和文凭的，专职的牧师同日而语呢，人家可是专心从事属灵的事务的呀？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们在知识的层次上面是不一样的。于是，人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听从那些更有学问之人的说法，以为他会知道得更多更好。结果就是，往往这个“牧师的教导”，在现实生活里面，就在很大程度上面超过了“上帝的话语”之权威。于是人们就逐渐的不再自己从圣经里面寻找确定的答案了，而是想要从有学问的人来寻找答案了。结果呢，圣经的权威性就受到了忽视。我们当然不否认这个事实，那就是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聪明的和愚拙的，有好人与坏人，有文凭的与没有文凭的等等。但是，狡猾的魔鬼就在当中作梗了，既然上帝已经允许人的“权威”进来，造成一个类似巴别塔那样的混乱局面，魔鬼就对那些不够警醒的灵魂建议说，这些混乱之所以存在，乃是圣经没有明确的论述，乃是圣经本身的模糊说法。而事实上呢，真正的原因乃是人们忽略了圣经，并且用自己的意思，属世的做法，取代了神的道。

可惜的是，这种现象俯拾即是！环顾左右，到处是人的“看法”，而不是“信心”。坦白地说，我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是应该欢迎的。并且，我们也应该允许他人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也是有这个权利的。只不过呢，你可以说，“我相信”，只要你分清楚，你的意思不是说，“我知道”。如果说自己有“知识”，乃是在

宣称自己比别人更加聪明，更加有学问，更好，甚至于超出你面前的整个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可能都想的与你恰恰相反。

需要我在这里给你点明吗？亦即给你说明，对上帝的不忠心和背叛是怎样因此而泛滥起来的吗？撒旦是如何欺骗信徒，圣徒们原本对上帝的声音作出单纯和干脆的“是”的回答，却被代之以那些各派的解经家的似是而非的“是”和“不是”的争论不休的理论的？你难道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在参与“主的战争”之时，运用的武器竟然是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看法和观点，而不是借助于“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吗？你真的以为，“约翰加尔文如此说的，或者，约翰卫斯理如是说”等等，就能够迎战撒旦的攻击，就如同像“主耶和华如此说”一样的有效吗？

谁又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呢？那就是，以上这样的思想在基督教界已经是相当的普及了的，绝对不只是局限在那些推崇教皇的人们，或者注重礼仪的人群之内而已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哎呀呀！流行在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们心中，他们都是在偏离上帝的永活的道，而浑然不知。而上帝的道其实离我们不远，今天如此，对于以前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在其发展的数千年的时间里面，上帝的话语都是有能力和引领她的，并且也一定能够应验以下的断言，“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

（约翰福音 7:17）。那双具有属灵的洞察力的“眼睛”，是“属于心灵”的，而不是依靠头脑的。上帝把他的旨意向聪明的和通达的人隐藏，却是对婴孩显露出来。上帝自己的学校远比世人的大学的总和更加的有效和可靠！在上帝的学校里面，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是平等的，因为：“唯有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而且是属灵人自己就能够做到的。想要用其它的东西来取代属灵的生命，是不可能的。也只有上帝的灵，才能够帮助和医治一个人的不属灵之状态。所以说，当今人们依然在执行的“按立”仪式，实在是人为的强加在圣经之上的做法。他们试图要代替圣灵，来彰显那只能来自于圣灵的各样的恩赐和能力，或者，他们所做的，往往就是根本与圣灵毫无关系的事情。结果呢，就是给那些灵里面瞎眼的人，提供了一些所谓的带领者，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最终可能都是难逃一同成为瞎子之厄运！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之前，还必须交代一下有关“继承（*succession*）”这件事。如果他们所宣称和假装的那样，“按立”之礼乃是从使徒们直接延续下来的，那么，必然的，这个礼仪应该是有其延续性的（*a successional one*）。（译者注：比如说，天主教认为，教皇的权柄和职位就是从彼得开始，借着接手之礼，也就是按立的礼仪，而从未间

断的从一位教皇传递给下一位教皇的。就是在新教当中的许多宗派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牧师之按立是延续下来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初的早期教父身上的。）除了那位自己被人按立和授权的人，还能够有谁可以给别人分赐权威呢？（我们知道，在按立理论当中，至少的和在最低调的方面，都会提到有某种权柄的传达，使得接受者能够有资格来主持圣餐和洗礼）。照此理论，就必须有一条由受过按立之人所组成的长长的链子，而且是线性的彼此连续的。使徒权柄之继承下来，对于长老会的人和大公教会的人来说，都是相当的关键的和必要的。约翰卫斯理在接受按立之考核的时候，就特别强调监督（bishop）和长老（presbyter）乃是本质上面合而为一的。尽管，事实上，长老会的人会怀疑大公教会的人是否真正的有维护了这个使徒权柄的延续性。不过这个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是我所关心的课题。在这里，我只是要指出来：按照他们的理论，这种“继承和延续”乃是必须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结果吧。这种做法实在是偏离了属灵的原则，也是偏离真理之道路的。你看，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当然会是有这种按立和继承的，就像许多其它宗派的牧师那样。事实上，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周围的那些神父和主教们，都应该从同样的罗马的排水沟里面产生出来的。就算是人们察觉了他们身上的悖逆和污秽的表现，并不能够因此而否认基督的差遣之事实。那些教导人们虚假和错谬理论的圣经教师，可能依然是上帝所差派的使者（messenger），就像其他那些忠实的圣经教师们一样。没错，是否拥有真理，是否有服侍的恩赐，以及生活是否敬虔等等，事实上都可以不属于考核的标准，用来确立某某人是否真正的使者（ambassador）。他可能具备所有的这些条件，却不是一位正式的被按立过的使者或神父，反之亦然，他可能根本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也没有属灵的生命和美好的见证，却是混到了这个祭司的职位。

你看，谁还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腐败的体系和它的教义呢？那位本身就是真理的主，难道会同意和支持这样的错谬做法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教会论，不但违背了道德伦理的每一条规则，而且还使那些相关的人员的良知变得更加的刚硬了。因为，既然主耶稣都不是真理了（因为他纵容错误的按立系统），那么我们还对真理那么关心做啥？主耶稣怎么会差派出那样的使者，让人们都被他们绊倒了，还信什么信？这样一来，主耶稣自己所设下的判断标准就被人质疑了，因为主说，“人凭著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惟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约翰

福音 7:18)。并且，主耶稣自己的那个关于可靠性的测试标准也就照样靠不住了，因为主给自己的辩护乃是，“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约翰福音 8:46）。

绝对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些坚持这种做法和原则的人，结局必然是自取其辱。那些本来应该是上帝的真理和恩典的最坚强和明确的见证人的人们，竟然有许多都跌倒和失败了，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而那位全能全知的主，既然能够预知未来，能够预言日后的事情，当然不会听之任之的。主耶稣当然是不会创立这样的一个祭司制度，许可这样的一个继承方式，因为这些人注定会软弱和失败的。神的那个伟大的大使命如果只是交付在这个阶层的人的手中，必然就会参杂进来许多的人为的错谬。事实上，在早期教会当中，这样的迹象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那些使徒们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神的家就已经扩张成很大规模了，以至于有必要把那些荣耀的器皿从羞耻当中分别出来了。主耶稣对自己的使徒保罗的吩咐乃是，要他去教导提摩太“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 2:22）。既然如此，主耶稣一定不会叫我们去听从那些在这方面没有好见证的人，就算他们头上戴着官帽表明他们是什么牧师或教师，甚至是受过各样的按立或者差派的人士。（译者注：因为，身份和地位往往是人给的，而洞察人之内心的公正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不以貌取人的。）

所以，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当中，就再也没有像第一封书信那样，提到那些长老们或者是受过按立的人们了。事实上，提摩太后书提到的是，那些“忠心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所需要的，而且也不是为了要来按立他们，而是要他们成为真理的接受者和传递者，也就是他们可以从提摩太学习到真理，接在再教导给别人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后书 2:22）。

这就是说，上帝的神圣的话语，是完全能够借着自己就来得着验证的，也就是在人们的心灵和良知里面。那些人为的努力，试图把神对自己话语的权威和认证，牵强附会的连接到罗马天主教的祭司制度上面，或者是新教当中的那些神职人员的阶层划分上面，这样的做法都是必然失败的。因为，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同样的根基之上的。哎呀呀！这个相同的根基居然就是“尼哥拉主义”。原来呀，尼哥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并非是以往历史当中的典故和派系，或者是过去的时代当中的某个模糊学说，反而是一个流

传相当广泛的，影响特别恶劣的，一直存留到今天的，巨大的，错误的体系，并且其所结出来的恶果也是随处可见的。

错误，尽管最终会死去，居然是非常长寿的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们，需要时刻警醒！不要因为对方有灰白的头发就尊敬他相信他，也不要因为他们是一大群人就跟随他们去行恶。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很清楚和立场鲜明的，他说，“这件事也是我所恨恶的”。如果主都是这个态度了，我们难道就不敢跟主站在同一边吗？

当然，事情还不是糟糕透顶的。我们都必须承认，就算在这样的系统当中，仍然是有一些好人的，只不过是被缠绕和捆绑在里面了。他们依然是虔诚的信徒，是真正意义上的牧师神父，只不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穿上了同业者的衣服。求上帝解救这些人吧！但愿他们能够摆脱各样的枷锁，成为真正自由的，尽职的，上帝忠实的仆人！但愿他们能够勇敢的站起来，回应上帝对自己的神圣的呼召，清心的来到上帝面前，只对神负责，并且以单纯的心与神同行！

在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必须深刻的意识到，所有的上帝的子民，无论他们分布在基督身体的什么地方，无论他们的恩赐如何的各不相同，都应该认识到，他们全部的都是上帝真正的服侍者，都是上帝的牧者，都是上帝的祭司，都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必须知道和坚信，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他属灵的职责，乃是因着他跟其他的基督徒在灵里面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赐下了丰富的恩赐和能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特权就是要来发挥各自的恩赐，献出我们各自的那一份力量，来添加在大家共同的恩赐之宝藏里面。是的，任何人假如不献出他的那一份，就是对整个的神的家的亏损，乃是等于说是拖欠了自己的那份债务而不还。根据主耶稣对于仆人和管家的比喻，任何人都不应该把神所赐下的才干（比如那一千两银子）包在纸巾当中，埋在地里。否则的话，当我们到主人面前交账的时候，就发现所得的评语和审判是相当的严厉的：我们就会被认定是又恶又懒的，不忠心的和不信的仆人了，就会被扔到外面的黑暗里面，要哀哭切齿了。

“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基督里的弟兄们啊，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才从睡梦中醒过来，真正体会到这里面，我们的主的话语之深刻涵义呢？上帝赐给我们的乃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源，里面涌流的乃是取之不尽的喜乐和祝福。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只需要来到这个泉源的旁边，就会饱饱的得着滋润，并且从我们的肚腹里面，将会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泉水是不会受到那些用来接受的容器之限制的：这个水乃是神圣的，同时又

完全是属于我们的，并且是满满的，要溢出来的！何等的盼望人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这个丰盛，以及那些拥有者所担负的光荣责任，就在我们当今这个枯干和疲乏的属灵光景当中！何等的盼望人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那个无限的恩典，就是这个恩典，又拣选我们成为了其流通和浇灌的管道，乃是要流入万民的！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我们所拥有的尊贵位份，并且明白那个美好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乃是跟主基督相交相契的，这位主“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何等的盼望有更多的非正式的（unofficial）、非官僚的服侍工作的展开，让我们能够看到一颗颗饱满的心灵去服侍那些空虚和柔弱的心灵，因为我们身边到处是这样的需要和渴求！

然而，尽管在我们的身边，充满了失望，缺乏，悲痛，以及罪恶的景象，但是，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在基督的丰盛当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得着完全的医治和满足，并且我们真是有福的，因为有那么多的机会来把基督介绍给世人。

那些正式的，官方的（official）服侍工作，实际上是脱离了上帝的圣灵的。在现实生活里面，这样的一个系统，往往会吩咐某个管道（服侍者）去提供流水给人，而这个管道自己却是里面空无一物的，没有属灵生命的；而在另一方面，这个系统可能会刻意地阻止另一个管道的流通（不允许某个人服侍），而事实上，那个管道已经被神所大大的充满了。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乃是从天上下来，要在基督升天之后的日子当中，成为上帝子民的帮助者和监护人，给教会带来次序和教导的。而这个系统却厚颜无耻的当着圣灵的面，提出建议说，我们不需要圣灵的能力，只需要人为的立法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个系统就使得基督的羊群不能够听到大牧人的声音，并且还告诉他们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聆听大牧人的声音的。于是，这个系统所批准、授权、和牢固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不属灵的状态。本来他们是应该去谴责和避免出现这种状态才对的。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往往在上帝处理问题的方式当中，我们人所造成的失败可以有机会被彰显出来。因为，上帝对于一个华丽和看似正确的外表并不是那么在意的，他更加注重的乃是里面的那颗心，是否在神的面前真诚和纯洁。故此，如果里面的心灵是污秽的，再华美的外表也是不能够蒙神的悦纳的。并且，上帝也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往往当人们过分认真的试图去维护一个正确的外表的时候，事实上却是妨碍了我们里面，正确的来审察和判断自己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

人们通常都会称赞彼得跟着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个举动，尽管在那里彼得的小信被暴露出来了。那时候，彼得看到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于是他也想踏着那些海浪走

到耶稣身边去。一开始彼得走得还不错，但是后来他看到风浪就害怕起来，于是就开始下沉了。主耶稣对彼得的评价，乃是批评了他的信心不足，指出正是彼得的小信使得他开始沉入水下。然而，对于这个事件，人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地方。人们总是以为，“船只”乃是一个安稳之处，可以弥补小信和失败。而却没有能够看到，“主耶稣的支持”乃是我们力量的真正来源，正如主耶稣在彼得身上所印证的那样。事实上，毕竟众所周知，船只有可能会沉没和毁坏，狂风和巨浪很可能把船只摧毁的；但是呢，“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诗篇 93:4）。唯有上帝是我们永远可以信靠的磐石和山寨。尽管，在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失败，可是，有谁能够证明上帝是靠不住的呢？蒙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们，诚实的说，你是否有完全的确信，如果你信靠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绝对的安全和稳妥的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再也不要辜负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再也不要让神因着我们而失望和遭遇挫折了，无论我们需要承认和承担多少的自己的错误以及失败！让我们认真的来活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应该有的方式来吧！

愿神祝福你！